

世界書局印行



經部
禮記

四庫全書卷要

經部
禮記
卷四十六
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第四十七冊
禮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周禮訂義八十卷序論一卷 宋王與之撰	卷四十一至卷八十	四八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三十七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一 宋 王與之 撰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自大師至眡瞭既以掌奏歌之節則夫因其聲之所合達其聲之所寓度數齊量要必有托而

可考此典同已下之官所以繼此也雖然樂器之制

攷之於六律六同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者也律

同不可偏廢而官特曰典同何哉蓋樂以統同為貴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十有二律之相配必分其六以為同取諸陰陽之合

也○鄭鈔曰名官不以律而取同為名同陰律也陽

律主乎倡而陰律和之陰之為氣遇伏而不出其

為聲忽微而難調名官以陰陽合則生生之理為不

息故典同掌其和以為樂器先用以為十有二辰之

鍾次用以為十有二辰之鐃度數齊量定於此而後

樂器從之然以磬為聲固衆聲之所依也而金奏有

所不可缺則鍾次之笙之為聲固下管之所先也所

發於樂作之時鍾鎛交鳴於作樂之際此鼓鍾必曰笙磬同音韶樂必曰笙鏞以間節奏相承有自來矣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鄭康成曰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為作也或書同作銅

黃氏曰先鄭陰律以銅為管陽律以竹為管後鄭皆以銅為之案漢志云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閒吹之以聽鳳之聲其雄鳴六為律雌鳴六為呂

是則制律之始本以竹一律有五聲清為陽聲濁為陰聲是為六十四調○劉執中曰律同之和謂其長短厚薄所容中度得陰陽之和氣故律同中度則中氣之至而灰飛氣至則聲和所以日月會於十二次而不差則天之陽聲順於上陰陽合於十二辰而不繆則地之陰聲順於下故黃鍾之長用之以起五度則樂器修廣之所資黃鍾之容用之以起五量則樂器深闊之所賴黃鍾之重用之以起五權則樂器輕

重之所出黃鍾之積用之以起五數則樂器多少之

所差黃鍾之氣用之以起五聲則樂器宮商之所祖五法循環而相受則天地陰陽之中聲雖失於此或存於彼是以為樂器者必以律同為之本故曰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孫氏曰古人本同律以作樂又能審聲而知樂律之數度易定聲之高下難辨使不能辨其聲而知其如是為宮商如是為角徵羽雖有同律之數何自而和

故不能審聲和樂而徒較數度之短長此後世之議

樂者常如聚訟卒莫能斷其是非也

○胡氏曰以律和聲則齊其輕

重不使之偏裁其緩急不使之過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夫然後宮不至於荒商不至於破角不至於憂徵不至於哀羽不至於危是非和吉之效歟

王昭禹曰大師掌六律則曰以合陰陽之聲而典同

則曰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者蓋典同掌其聲以作樂器欲其度數齊量之不亂故其詳有及於天地四方之位大師用其聲以施於樂故合十有二聲欲

其高下清濁之克諧其合之也則兩之以陰陽而已
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羸微
聲錯回聲衍侈聲符弁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鄭鏐曰器莫大於鍾於是言鍾之病○王昭禹曰凡

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高則鳧氏所謂鍾小而長小
而長其形高○鄭康成曰高鍾形大上上大也其聲尚藏袞然如裏

則其發也舒正則上下直其形不高不下而適於正
其聲緩而不速下則鳧氏所謂鍾大而短大而短其

形下其聲發散疾而短聞○鄭康成曰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

肆○鄭康成曰陂讀為險陂之陂陂謂偏侈陂則聲
離散也險謂偏弁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

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小○杜氏曰錯讀為闇不明之闇錯聲小不成

也○杜氏曰錯讀為闇不明之闇回謂其形微圓回則其聲淫衍無
鴻殺也侈謂中央約侈則聲侈迫符出去疾也○王昭禹

曰形侈則聲散而不斂
弁謂中央寬弁則聲鬱勃不出也甄猶
掉鍾微薄則聲掉○王昭禹曰鍾形薄聲動搖甄掉鍾大厚則如石

扣之無聲

劉執中曰以鳧氏之法為鍾則無病於聲中於律同
而協天地四方陰陽之和矣

薛氏曰硯聲生於高為天之陽肆聲生於下為地之
陰謂天蓋高而下者高之配也故硯聲為陽而肆聲

為陰石生於厚而為地之陽甄生於薄而為地之陰
謂地蓋厚而薄者厚之配也故石聲為陽而甄聲為

陰羸為東方之陽而衍為東方之陰蓋作於春而萌
者盡達則將復還其所達此達所以主陽而回所以

主陰也緩為南方之陽而錯為南方之陰蓋陽盛於
夏而重明以麗乎正則陰微進而錯此正所以主陽

而險所以主陰也以符為陽而鬱為陰則西方之聲
也夫陽於南為正過乎西則侈矣陽雖尚侈然陰已

斂質而莫故侈與弁之聲則主於西方斂為陰而散
為陽則北方之聲也夫陰至西而伏於北則已斂矣

陰雖斂然陽已潛動而施矣故險與陂之聲則主於

北方

黃氏曰諸家之說皆臆耳案經典同本以律辨聲而為樂器律十二故聲亦十二所謂高正下低陰達微回侈弇薄厚即十二聲故為樂器皆以此十二律為之度數皆以此十二聲為之齊量與同之下遂列磬鍾笙塤簫簫簫管皆樂器也今獨以為此十二聲者由鍾形不中法故病其聲如此則與同樂器專為鍾耳此以為未敢盡然攻工記鍾人固曰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斲然磬人亦曰已上則厚其旁已下則非聲之端已上豈非所謂聲之高而甚焉者乎清濁而官為正所謂中正以平之者然則高正下低陰達微回侈弇薄厚皆其律之中聲也磬鍾肆散斲贏錡衍符鬱甄石皆其聲之形容也不然則聲之病也其數度齊量非過則不及故皆病其聲而其故為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六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鄭鍔曰既言聲之病於是又言為器之法為樂器者用十有二律以為度數則長短多寡由此而生用十二聲以為齊量則小大輕重由此而準

王氏曰數本起於黃鍾始於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

五數備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故凡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數度磬聲生於高肆聲生於下甄聲生於薄石聲生於厚高下厚薄之所屬所制則有齊矣贏聲生於達衍聲生於回符聲生於侈鬱聲生於弇達回侈弇之屬所容則有量矣故凡為樂器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凡和樂亦如之

黃氏曰鄭謂調其故器非也其數度齊量皆合則聲可和○鄭鍔曰和樂之法亦出乎此為樂制之於未成之初和樂調之於已成之後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先儒謂磬為西方之音又以聲音象萬物之成蓋立秋之音至清惟清故難調夔特以擊石拊石百獸乃率舞詩人作樂特曰依我磬聲此所以設磬師之官教擊之之法

掌教擊磬擊編鍾

黃氏曰視瞭掌擊頌磬笙磬故鄭謂磬師以教視瞭然視瞭所擊磬有定名頌磬笙磬之外他磬不擊縵樂燕樂亦有鍾磬視瞭職不掌縵樂燕樂○劉氏曰宮縣有特磬十二縛鍾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編磬編鍾各十有六共為一簇磬師之職掌教視瞭擊特磬與編磬又教視瞭擊編鍾○鄭康成曰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八

○賈氏曰鍾不編者不教視瞭鍾師自擊之鍾師之掌金奏又云以鍾鼓奏九夏明是鍾不編者十二辰零鍾也若書傳云○杜氏曰編讀為編書之編○賈氏曰左五鍾右五鍾○杜氏曰編讀為編書之編○賈氏曰史記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是古者未有紙皆以韋編竹簡此鍾磬亦編之十六枚在一簇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

鄭康成曰縵讀為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學記

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

○賈氏曰雜聲和樂謂雜弄調和學記注云操縵雜弄即

今之調詞曲不學調

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賈氏曰

燕樂即闕雖二南房中謂婦人

后妃○黃氏曰房中之樂非也二樂皆教其鍾磬○

黃氏曰磬師掌編鍾無編磬未詳磬師不掌鍾而曰教縵樂燕樂之鍾磬者磬從鍾也

凡祭祀奏縵樂

鄭鍔曰三宮之樂以禮神也分樂以祭以享以祀寧神將以交神祇之歡心故奏縵樂雖非正聲亦有時而用故教之○易氏曰祭祀奏縵樂亦取其和而已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金奏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九

鄭康成曰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縛○

氏曰此即鍾師自擊不編之鍾凡作樂先擊鍾故鄭云奏樂之節下云以鍾鼓奏九夏亦先云鍾鄭云鍾及縛者以二者皆○王昭禹曰鼓人曰晉鼓鼓金奏不編獨縣而已

則此所謂金奏名官曰鍾師樂雖用鼓而以金為主

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族夏祫夏鷩夏

賈氏曰鍾師擊鍾而兼言鼓者凡作樂先擊鍾次擊

鼓見先後次第故兼言之鍾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

歌之堂下以鍾鼓應之故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
○鄭鏐曰鍾師併與鼓言蓋奏九夏必用鍾鼓非謂
鍾師擊鍾又擊鼓也夏者頌之旅類夏大也歌之大
者有九夏於頌為最大中國謂之夏五色謂之夏南
方謂之夏則夏為樂之大者其詩之體為大矣王出
入所奏之夏名曰王夏以明人臣不得而用尸出入
所奏之夏曰肆夏而享諸侯亦奏焉肆之言安也尸
以象神於祭者子行也子坐而父立恐其不安於位
故出入奏之所以安之也諸侯亦用者左氏記晉享
穆叔金奏肆夏之三穆叔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
也君尊臣卑不敢安肆乃若元侯受享於王可以與
之安肆矣禮記云大夫之用肆夏由趙文子始然則
諸侯用之可也至於大夫用之則為僭矣先儒以肆
夏繫遏渠為三夏謂肆夏時邁也繫遏執競也渠思
文也夫以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指為時邁猶為有說
若以執競降福穰穰為遏思文配天為渠皆為二夏

則恐不可牽合也牲出入所奏者昭夏昭明也昭明
神德之大故得以用此牲也四方賓來所奏者納夏
言人君之德如海之納所以能容受四方朝聘之賓
也臣有功所奏者曰章夏惟有大功得奏是所以章
表而別異之也夫人助祭所奏者齊夏致齊者婦人
之難事欲去其驕侈之習以致精明之德故特以齊
名也族人侍燕所奏者族夏言王者合族之恩也客
醉而出所奏者祴夏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故奏
樂以祴切之使勿失禮也或作陔陔切也戒也詩云
南陔相戒以養是也公出入所奏者鷺夏鷺為上公
位尊而勢隆慮其自大而傲慢故以鷺夏謹飭之也
鷺又音傲所以戒其驕傲也○劉氏曰諸儒皆以九
稱金奏肆夏之三歌文王之三夏曰金奏文王曰工
歌則夏非頌篇明矣然則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
○黃氏曰九夏書傳之可攷者周禮王出入奏王夏
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國語奏肆夏繫遏渠
天子所以享元侯其餘諸儒附會之說未可信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易氏曰燕以示慈祭禮主乎敬享禮主乎肅祭祀饗食何以奏燕樂王與諸侯行享食之禮若享元侯則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等與諸侯則升歌大雅頌合小雅享同乎燕故謂之燕樂其禮在廟故與祭祀同其樂尤足以見先王之仁鬼神仁賓客也

○李嘉會曰饗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十二

易氏曰凡射則大射燕射賓射樂師皆言以騶虞貍首采蘋采芣為之節大師則帥瞽而歌射節鍾師乃掌此四詩之奏蓋歌則人聲也奏則鍾鼓也鍾師言奏不言節主其節者樂師也

掌鼗鼓繅樂

鄭康成曰鼓讀如莊王鼓之鼓○鄭鍔曰雜弄之樂謂之繅樂樂之細也將作繅樂則擊鼗鼓以作之鼗鼓之小者也以至小之鼗鼓雜弄之樂事之宜也○

王昭禹曰磬師奏繅樂鍾師擊鼗以和之而已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王昭禹曰掌教吹竽笙塤箎簫簴遂管春牘應雅而獨以笙師名官笙東方之樂有始事之意故也○鄭鍔曰笙常繼於閒歌之後觀鄉飲燕禮閒歌之後即笙由庚笙崇丘笙由儀則笙者繼人聲之後為最貴故特名官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十三

掌教敎竽笙塤箎簫簴遂管春牘應雅以教祔樂

鄭鍔曰竽三十六管笙十三管竽宮聲在中笙宮聲在左箎三孔其中則中聲其上下二孔則聲之清濁所由生箎七孔管六孔遂笛也笙師皆教以敎之之法又春牘應雅教瞽矇與視瞭以作祔樂於客醉而出之時康成謂小師所教為教瞽矇笙師所教為教視瞭於經皆無所據彼蓋疑小師既教之此又教之遂分彼為教瞽矇此為教視瞭殊不知小師教之以

之也

○黃氏曰春牘應雅鄭曰春地以為行節未故以為然經言以教祓樂祓節也春牘應雅以節

也

○王昭禹曰筓笙填箛簫篪篴管皆樂之所用而

春牘應雅三者特用於教祓樂以為行節○黃氏曰

小師掌教填簫管笙師又教歛填簫管小師用於下

管故以教瞽矇謂之播笙師用於凡樂謂之歛但歛

之無詩也鄭謂教視矇視矇不歛笙等教則當教瞽

矇也案瞽矇視矇皆屬大師自大司樂而下至視矇

皆祭祀饗射之樂而磬師鍾師笙師鐃師自為一列

鼓作之節此教之以歛牘以竹為之長者七尺短者

一二尺其端有兩孔春於地以作聲其名曰牘牘之

為言瀆也賓醉恐有瀆乎禮故以牘名之應亦以竹

為之長六尺五寸中有椎亦春於地其名曰應賓歸

恐其不應禮欲其行與樂聲相應也雅狀如漆筓而

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鞮之有兩紐亦春

於地其名曰雅賓醉而出恐其失禮欲其雅正也三

器在庭皆春於地以為聲故謂之春以兩手築地春

固有祭饗之樂又有縵樂燕樂縵樂司樂不掌固當

是亦不掌燕樂先王之意嚴矣是故瞽矇不歛筓笙

箛篪篴視矇不奏九夏鍾鼓必皆有所以或曰磬師

笙師分大師瞽矇視矇而教之而不著於其職者不

使般雜大師歌詩之事恐或當是然燕樂亦有歌詩

雜當掌之磬師笙師

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鄭康成曰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

○賈氏曰笙師不掌鍾而言鍾故鄭

知義

○黃氏曰書曰笙鏞以間蓋笙與歌閒作歌則

以鍾節之獨出祭祀饗射其他不出鍾笙鍾從笙也

大喪廬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鄭康成曰廬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也

○賈氏曰此所興作即上

等笙以下皆作之送之於壙而藏之

○黃氏曰視矇廬而不藏笙師藏

之職可見

大旅則陳之

鄭康成曰陳於饌處而已不涖其縣○賈氏曰其臨

縣者大司樂故大司樂云厥樂器注云臨笙師鑄師之屬

鑄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鑄小鍾也國語曰細鈞有鍾無鑄尚大也大鈞有鑄無鍾尚細也鑄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鑄師者舉小以見大也與典律同謂之典同守廟祧謂之守祧同

掌金奏之鼓

鄭鍔曰鑄師掌鑄而言掌金奏之鼓鼓金奏之樂鼓愷樂以至於鼓聲守藝豈為鑄師又擊鼓乎觀鼓人言以晉鼓鼓金奏則此所謂鼓者考擊以作之之義也當金奏之時鼓人以鼓作之鑄師則以鑄作之故皆以鼓言軍旅之夜三藝皆鼓之是鑄師皆擊鑄而鼓之也鑄師固宜掌鑄今略無擊鑄之文皆言擊鼓則鼓為鼓作之意明矣先儒之說謂鑄師不自擊使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十六

視瞭擊之但擊金奏之鼓乃晉鼓也其意謂鼓人之

職以晉鼓鼓金奏也若如是說全非鑄師之本意王

氏詳說曰鍾師掌金奏而及金奏之鼓亦猶鼓人掌六鼓而及於四金之制是知金鼓無二致也然鼓人雖有四金之制不過金鐸金錡金鈸金鐃而已不及鍾鑄也蓋鍾鑄所用用之於樂鼓人之職為地官之屬雖曰雷鼓靈鼓路鼓用之於天神地示人鬼亦辨其聲用之而已本無預於天神地示人鬼之間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愚案金鍾聲也鼓者所以擊其鍾也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十七

王氏曰鼓愷樂掌於鑄師者鑄師掌金奏之鼓其所掌樂以金為主軍以金止既勝矣欲戢兵之意凡軍之夜三藝皆鼓之守藝亦如之

王昭禹曰三藝夜戒之鼓司馬法所言者

○賈氏曰鼓人注引

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藝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昃昃是一夜三擊備守藝也○王氏

詳說曰鼓人之鼓藝謂軍已發行在郊也鑄師之鼓藝謂軍未發行在國軍已發行國猶不廢守此鑄師所以又有守藝後世用軍行師京師戒嚴者本此

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官所廡謂作晉鼓鼙鼓以其當職所擊也
鼙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自司樂之掌樂事大師之教樂事典同之
為樂器雅樂備矣納蠻夷之樂於祭祀燕享之用豈
非悅遠人之極功乎抑疑鼙師旄人鞀鞀氏之設皆
以教夷樂然鼙師旄人之後必繼之籥師籥章鞀鞀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六

氏之後必繼之典庸器司干何歟夫遠人之服由文
德以來之自其慕德而來莫不自見其聲歌舞蹈之
節周人因之以備樂載之官府而不廢彼籥之為樂
自其執羽而歛則文舞於是乎寓由其擊土鼓以和
則詩章於是乎形夫皆以象文德也則以次於鼙師
旄人之後至於鞀鞀氏合四夷之樂以歌之則德化
益遠典庸器之所以表其功者於是為無愧矣然先
王長慮却顧文事必有武備則司干之繼於後者所

以教之以武舞歟若夫鼙師舞東夷之樂故其人可
得而定旄人舞散樂夷樂故其人不可得而定然後
四方之有能於此者皆得以自見其藝則先王因之
以觀四方之風豈不在是乎○鄭鍔曰作四夷之樂
當從其國不變其俗故鼙師所服者赤韋示不變其
所服旄人所執者牛尾示不變其所執也鞀鞀氏所
履者革屨示不變其所履

陸氏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
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十九

掌教鼙樂

鄭鍔曰四夷樂東方曰鼙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
方曰禁此特設官以掌東夷之樂竊疑三方之樂不
存於祭祀大享之時而東夷樂猶近正孔子之所欲
居且為箕子之國則其樂有中國之風可知明堂位
鼙作昧詩鼙韜有奭左傳鼙韜之附注皆以鼙為赤
色之韋樂名曰鼙意舞者衣赤色之韋也○李景齊

曰禮記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
蠻夷之樂於太廟所以廣魯於天下也成周所以用
夷樂意蓋謂是○陳氏曰魯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蓋
古之
道制
祭祀則率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鄭康成曰舞東夷之舞○王昭禹曰其屬則十六人
○劉執中曰舞韎之位
在門外祭祀大饗皆用之示
四夷來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二十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王昭禹曰
四夷之民有執旄以舞者先王因立官以教焉○黃
氏曰韎東夷之樂特置一官其徒四十人其樂亦盛
也舞者十六人則有定員旄人蓋雜四夷之舞舞者
衆寡無數或多或少皆可合四夷之舞與散樂而其
徒二十人比韎為微可知○陳君舉曰旄舞非中國

之樂因得四夷之懽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以共饗
燕君子所樂也豈拘於數哉○李嘉會曰無所
拘限來者從之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鄭鐸曰散樂野人之樂節奏疎散而非六代之舞夷
樂四夷之樂而非中國之法舞有可用者旄人教之
皆執旄以舞○賈氏曰旄人教樂而不掌鞀鞀氏掌
樂而不教互相統耳○王氏詳說曰鞀鞀氏所掌專
於夷樂旄人所教不止於夷樂況鞀鞀之於夷樂吹
而歌耳初未嘗舞也然則旄人云四方以舞仕者屬
焉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旄人之所教人者衆矣不
必如樂師之教國子有旄舞旄人之所用於舞者亦
廣矣不必如二鄭之說旄舞之用於辟雍
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鄭鐸曰四方之人有能通知樂舞而欲仕於王官者
不足隸大司樂也使屬旄人以其所教者散樂故也

○賈氏曰四方之舞仕即野人能
舞者屬旄人選舞者當於中取之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二十一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賈氏曰饗燕作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

黃氏曰黹樂祭祀賓饗必舞之散樂夷樂祭祀賓客

則舞其燕樂不用燕樂則不舞是則黹猶近雅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籥舞者所吹春秋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

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陳氏

曰明堂位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命之曰籥以黍籥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三

之法在是故也羽籥皆執籥以聲音之本在是

掌教國子舞羽敔籥

鄭鍔曰執羽所以為容籥所以為聲○王氏曰籥如

篴三孔主中聲而上下律呂於是乎生○易氏曰成

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籥師掌之武

舞干戈司干掌之然文舞未嘗無干故舜兼取乎干

羽武舞未嘗無羽故詩言萬舞及於執籥秉翟是知

文舞干不勝羽武舞羽不勝干此籥師之教國子所

以專言舞羽敔籥歟

○王氏詳說曰周之祭祀有三

舞莫重於舞宿夜宿夜武舞之曲名籥師所教者止

於舞羽敔籥祭祀賓客饗食所用亦止於鼓用籥抑

何略於武舞耶曰籥師所掌者舞之教司干所掌者

舞之器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

戈籥師丞贊之是籥師未嘗不預於學戈何止於羽

籥之教又曰然後舍策不舞不投器是舞器未嘗不

為羽籥何止於干戈之器周公於籥師言教於司

干言掌又所以見周家太平之治以文舞為教也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鄭鍔曰於祭祀賓客之時鼓而作其羽籥之舞故曰

鼓○賈氏曰祭祀先作樂下神及合樂之時使國子

舞鼓動以羽籥之舞與樂師相應使不相奪倫故鄭

云鼓之者恒為之節

大喪廢其樂器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所廢惟羽籥而已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鄭康成曰籥章吹籥以為詩章○鄭鍔曰春秋迎寒

暑為農而祈有年蜡祭而息老物古之詩章無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三

用乃專用幽人之歛幽國之籥而名官曰籥章此周王之事也周之先公開國於幽教民稼穡與夫為寒暑之備事載於七月之詩謂之幽風至於成王王業大備念其祖先務農之勤教民之悉凡四時所行者皆以幽詩從事故用幽籥而以籥名官以籥而歛幽詩之章也

掌土鼓幽籥

王氏曰土鼓禮記所謂崩桴土鼓

○賈氏曰鄭注禮運云土鼓築土為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鼓崩桴謂擊鼓之物以土塊為桴

幽籥幽國之籥○鄭司農曰幽籥幽國之地竹王

業之起本於幽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

祈年皆以本始民事息老物則息使復本反始故所

擊者土鼓所歛者幽籥其章用幽詩焉○易氏曰以土鼓應幽籥

示不忘本而已

中春晝擊土鼓歛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易氏曰民事終始實關天時之消長故必先之以迎

寒逆暑逆如逆女之義自外而入於內以我為主謂

陽常居大夏而主歲功迎如迎賓之義自內而出於

外以彼為客謂陰常居大冬時出而佐陽中春為歲

陽之中晝為日陽之中如是而逆暑與堯典所謂日

中星烏寅賓出日同意中秋為歲陰之中夜為宵陰

之中如是而迎寒與堯典所謂宵中惺虛寅饒納日

同意萬物生於土反於土則土者物之終始也逆暑

迎寒所以皆擊土鼓焉○橫渠曰當春之晝吾方逆

暑則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蓋有以逆其氣當秋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之夜吾方迎寒則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蓋有以

迎其氣○楊氏曰陰陽積而為寒暑寒暑相推而成歲寒暑不時無以成歲故迎之逆之所以道

其氣陽生於子冬至日在牽牛陰生於午夏至日在東井聖人向明而治於中春逆暑背其所向則不順

故謂之逆中秋迎寒面其所向則順故謂之迎

孫氏曰周自后稷教民稼穡至公劉于豳斯館大王

肇基王迹皆推本后稷之意率先農桑之業故陶土

為鼓幽竹為籥歌幽詩以勸相其民今七月之詩是

也周公相成王懼後世不記先君王之舊於是命籥

章之官逆暑迎寒歌之祈年祭蜡歌之又兼以雅頌

雅若生民之歌頌若豐年之類皆本七月而有益於

風化者無逸欲知稼穡之艱難誠以此也周先公出

入田里撫摩其民無勢分之間曰殆及公子同歸為

公子裳為公子裘獻殽于公入執宮功躋彼公堂皆

室家婦子感其恩者深愛其君者切序曰陳王業見

王業所由興而已後人乃益以周公遭變故陳后稷

先公風化所由遂指為周公作水心先生曰周公方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制作禮樂雅頌以昭先王先公之功德而自作土風

之詩使篇章掌之可乎○賈氏曰祈年田祖逆暑迎

寒並不言祀事既告神當有祀不過如祭法埋少牢

之類耳

凡國祈年于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鄭康成曰祈年祈豐年也○王昭禹曰豐年雖本於

天時順而祈之亦成乎人事爾○鄭康成曰田祖始

耕田者謂神農也

○王氏曰田祖禮記所謂先農也以其始教

天下耕稼
故祈之

王氏曰幽雅幽頌謂之雅頌則非七月之詩蓋若九

夏亡之矣

○王氏詳說曰鄭氏釋七月之詩八章以

獲穡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為幽雅以稱彼

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為幽頌至於釋此則以幽雅亦

幽頌之說與七月同鄭氏釋經亦多類此賦詩斷章

陳及之曰田畯田大夫古有功於農事者○王氏曰

田畯禮記

所謂司畜司畜本始民事施於有政者○項氏曰或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

卷四十一

歌頌以息其終歲之勞理成周之時春祈年于上帝

田祖田畯皆祭之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

稷黍先王蓋以田祖田畯其生也有功於農事今農

事將興舉而祭之不惟示重農之意亦所以勸農之

力田者况大如上帝則祈之次如社稷則祈之則祈

田祖田畯尚何疑乎及夫歲事既成又息老物所謂

一日之蜡百日之澤亦忠厚之意不忘其初耳○賈

氏曰田祖田畯所祈當同日但位別禮殊樂則同